

外蒙與中蘇共之關係

尹慶耀

不久前，外蒙外長杜格爾蘇倫 (M. Dugersuren) 宣稱，蘇聯將在四至五月間，撤離一部分駐在蒙古的軍隊，以示對緩和與中共緊張情勢的誠意。他也呼籲美國對上述蘇聯撤軍行動予以回應，將美軍撤離南韓和其他亞洲基地。

美蒙業已建交。美國國務卿舒茲於訪問北平後抵達漢城，敦促南韓與北韓重開談判，美國本身也允許其官員在適當的場合與北韓的外交官員接觸。

東亞的外交格局，愈來愈複雜化。本文擬先從外蒙情勢加以研究、探討，暫置朝鮮半島不論。

外蒙原為中國領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在帝俄導演下，宣布成立「大蒙古國」，俄國勢力侵入外蒙。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互換聲明，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外蒙宣布取消自治，十二月一日復歸中國管轄。一九二〇年蘇俄內戰期間，白軍侵入外蒙，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宣布在庫倫活佛下組織獨立的外蒙政府。同年六月，白軍戰敗，蘇俄紅軍在「蒙古人民革命黨」(蒙共)的「人民義勇軍」協助下，於七月六日進入庫倫，樹立以庫倫活佛為元首的君主立憲「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十一月五日，莫斯科與庫倫簽訂「蘇蒙友好條約」(一九二二年春始行公佈)。一九二四年五月廿日庫倫活佛病死，三十一日蘇聯與我國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鄭重表示「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完全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並尊重該領土內中華民國之主權」。同時，蘇聯更聲明「一俟日後之中蘇會議商定撤退蘇聯駐外蒙之軍隊問題，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撤退」。但同年七月一日，蘇聯即著手改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十一月通過「憲法」，同月廿六日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名義上獨立，實質上完全在蘇聯控制之下。

一九三二年外蒙發生政變，藉蘇聯全力支持收平政變後，黨與國家權力落於喬巴山 (Korloin Choybalsan) 將軍之手，蘇聯對外蒙愈可牢牢掌握。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首腦成立雅爾達秘密協定，許諾蘇聯於戰後「恢復」一九〇五年後帝俄「喪失」的遠東權益——實即帝俄侵略遠東及中國之果實，以換取蘇聯出兵參加對日作戰。其中關於外蒙部分，係所謂「現狀應予維持」。同年六至八月，我政府與蘇聯展開談判，對外蒙問題爭執激烈，最後以蘇聯必須：(1)承認東北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2)協同消滅新疆叛亂；(3)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等條件，允於日本戰敗後外蒙經公民投票後決定其命運。我亦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外蒙經投票贊同獨立後，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七日與蘇聯訂立「蘇蒙友好互助條約」與經濟和文化協定。自一九四八年起實行蘇聯式五年計劃。

一九五二年有「小史達林」之稱的喬巴山死亡，由其得力助手尤·澤登巴爾 (Yunzhagiyn Tsendenbal) 繼承總理與第一書記職位。一九五四年效蘇聯共作法，第一書記與政府總理分由二人擔任，澤登巴爾專任總理，將第一書記讓予達·達姆巴 (D. Damba)。俟黑魯曉夫於一九五八年三月自兼總理後，澤登巴爾亦於同年再度兼任第一書記。外蒙在政策上對蘇聯亦步亦趨，實為莫斯科之標準附庸。

外蒙面積一五六萬五千平方公里，一九八三年統計，總人口有一七七萬三千人，每平方公里平均一·一人，可謂地廣人稀。為確保勞力供應及擴大市場，正努力增加人口，預計到一九九〇年，將人口增至二百萬（現約一八〇萬）。為此，婦女產前給假四十五天，產後假兩個月，此後一年間為哺育嬰兒，勞動時間每天二小時。一個家庭如有五個子女，第五名每年由政府支付四百圖格里克（蒙幣單位），第六名起每年支付六百圖格里克。產孿生子支給一千圖格里克。產五兒者頒贈「光榮母親」勳章，產八兒者頒贈「一等光榮母親」勳章。

蒙古原是一個遊牧社會，在蘇聯指揮下，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年，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至六〇年實行三年計劃，此後五年計劃起迄時間即與蘇聯相同。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蘇蒙簽訂蘇聯援助外蒙實施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六一—六五）之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次年四月十三日復簽訂蘇聯給予外蒙特別經濟援助協定，援助款額為一億二千二百萬盧布，除援助其建設

工業企業、住宅、交通、發展畜牧等外，並提供機械設備等。迄至一九八五年，外蒙已執行了七個五年計劃。

外蒙雖有銅、煤炭、羊毛等資源，但經濟情況本極落後。自六十年代起，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①當時中共與蘇聯曾競相給予援助。截至一九六〇年五月，中共給予外蒙貸款及贈與，共計四億六千萬舊盧布。②最後一筆兩億舊盧布貸款，係對外蒙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援助。雙方關係惡化後，是否全部支付則不詳。

一九六三年底，傳外蒙曾向中共要求援助，中共則要求外蒙增加對中共輸出家畜，其數量十分龐大，足以破壞外蒙經濟支柱之畜牧業的基礎，並須停止對其他國家的輸出。蘇聯於一九六三年減少外蒙供應肉鬆二萬六千噸，相當於六萬頭牛和三七萬頭羊。③同年外蒙輸往蘇聯的綿羊與山羊爲一、二四六、〇〇〇頭，一九六四年再減爲一、一三三、八〇〇頭。

一九六五年四月蘇蒙協定，爲援助外蒙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七〇），蘇聯給予貸款及贈與四億九千五百萬盧布，另一億七千萬盧布債務，允予延期償還，兩項共計六億六千萬盧布，估該五年計劃投資總額三分之一以上。當時外蒙自稱，新的經援較前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援助約多兩億新盧布。按外蒙人口平均計算，其每一國民投資額超過蘇聯之上。

一九六二年六月，外蒙在蘇聯強力支持下，加入原本只有蘇聯、東歐國家參加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從而獲得東歐國家的援助，外蒙工業城市達爾汗（Darlhan），由蘇聯、東歐援建的工業企業甚多。據傳蘇聯有意使外蒙加入華沙公約組織，因東歐國家強烈反對而作罷，惟外蒙歷年均參加華沙公約國家政治協商委員會最高會議。

截至一九八五年止的第七個五年計劃，其基本目標爲：（一）工業總生產：（比一九八〇年——下同）增五二～五八%；（二）農業生產：（年平均）增二二～二六%；（三）穀物生產：增八二%；（四）國民所得：增三八～四一%。

依「經互會」資料，外蒙經濟在八〇年代是以穩定的速度發展。每年百分之七十的投資用於物質生產部門，一九八五年平均每年投資額增加速度在百分之十以上。以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〇年相比，蒙古的國民所得增加百分之三六（顯然未達計劃目標——筆者），工業產量增百分之五五，農業總產量增百分之三八。④

一九七九年外蒙國民總生產毛額達一四億七千萬美元，個人平均所得九四〇美元。據「經互會」資料，平均個人實際收入，以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〇年相較，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零售商品流通額增百分之二十以上。⑤

註①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廿二次大會通過「新綱領」，自稱建設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其他各共黨國家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以示蘇聯領先。

註②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蘇聯實施通貨改革，一新盧布（現行貨幣）等於十舊盧布。文中未註明「舊」字者，均係新盧布。

註③ 見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蒙共全會中，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札格瓦拉爾（N. Jagwara）的報告。

註④ 參閱經濟互助委員會會員國的經濟合作，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〇九頁。

註⑤ 參閱經濟互助委員會會員國年鑑，莫斯科，一九八六年，四十六期。

一九八五年蒙古人民革命黨十中全會，通過以發展國家農業和改善人民糧食供應為宗旨的綱領。從一九八六年開始的第八個五年計劃，就是這個綱領的具體實踐。據稱它將致力於在最短時間內克服農業產品的生產落後於相當高的人口成長率的趨勢。可見外蒙仍存在著農業問題。

現今外蒙已可稱為「農牧工業社會主義國家」。當北平與莫斯科尚在激烈論戰時，中共曾指摘外蒙向蘇聯輸出一頭羊，換不回一頭玩具羊。的確，蘇聯曾對附庸國家實行賤買貴賣的不等價貿易，過去對中共亦不例外。但無可諱言，外蒙經濟發展得力於蘇聯與東歐的援助，也是事實。蘇聯如此作法，並非出自「兄弟般的無私援助」那樣光明磊落的動機。因為列寧曾經說過，落後的封建社會，如能獲得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就可以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蘇聯想在外蒙創造這麼一個典型，好以它為例誘引其他新興國家走「非資本主義道路」。

此外，與中共從事鬭爭以及利用外蒙作蘇聯外交的輔助工具，都是蘇聯的動機。

三

一九四五年我國與蘇聯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克里姆林宮強求外蒙「獨立」，其理由之一即：外蒙對西伯利亞東部的防守，處於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蘇聯應有自衛的法律權。這是典型的俄羅斯觀念，它代表的意義是：(一)為了自身的安全，不斷將邊界向外推移，而不顧危及對方的安全；(二)那種口氣，不是把外蒙當作蘇聯和中國的緩衝國，而是視同自己領土的一部分。但外蒙領導階層，並非全部親蘇。

一九五二年三月史達林死亡，克宮權力鬭爭未落幕，一九五四年起實行集體領導，烏蘭巴托 (Ulan Bator 即庫倫) 亦東施效顰。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廿次大會，黑魯曉夫發動反史，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蘇共整肅馬 (林可夫) 莫 (洛托夫) 集團，烏蘭巴托亦受波及。同月四日蒙古召開中央全會，免去親蘇的巴·錫林迪布 (B. Shirendeb) 中委職務，七日再免其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第一副總理) 職務。前駐蘇大使調任外長的阿吉爾畢希 (D. Adilbish) 也被免職。當時親中共派的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魯·曾德 (L. Tsend) 則升任第一副主席。

上述人事異動，尚在中和蘇聯的友好時期。毛澤東雖抨擊克宮反史運動，但同年底仍應黑魯曉夫之邀，派周恩來赴東歐，收拾因反史運動引起之動亂，達成以蘇聯為首的團結。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蘇聯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應允協助中共發展核武器。同年十一月，莫斯科舉行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會中中共與蘇共，在和平與戰爭、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準則等問題上發生衝突，關係漸趨冷淡，烏蘭巴托親中共與親蘇共之內爭亦轉趨激烈。

一九五八年三月蒙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中，澤登巴爾頗為失勢。同年中共挑起「八·二三」砲戰，是毛澤東向黑魯曉夫的和平共存路線挑戰。十一月澤登巴爾赴莫斯科哭訴，指達姆巴為親中共的民族主義者，此種說法頗易打動克里姆林宮。

回溯一九四五年十月廿日，外蒙在共黨控制下舉行公民投票，於次年一月五日宣布「獨立」，同年即採用俄文字母，開始俄化。蘇聯絕不願見外蒙有親北平的「民族主義」抬頭。因此澤登巴爾獲得黑魯曉夫之支持，於返國後召開中央全會，罷黜達姆巴，自兼蒙共第一書記。翌年，達姆巴及其他五位政治局委員被整肅。

一九六一年七月蒙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政治局候補委員賈爾卡賽汗（曾以大人呼拉爾主席資格，於一九六〇年率團訪問中共，同時即被任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及沙拉夫（D. Sharav 一九六二年七月以後至第十四次大會前任駐北平大使）均告落選。一九六二年九月蒙共三中全會，批評於同年五月成吉思汗誕生八百週年紀念活動中，最熱心的政治局委員達·圖姆爾—奧其爾（D. Tomor-Ochir）為民族主義者（其熱心紀念當為證據之一），進而加以整肅。

一九六二年六月，外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是其成為蘇聯集團一員之明顯標誌，但其內部親中共派及民族主義勢力並不滿意。一九六三年一月廿八日，在蘇共中央書記處主管思想理論的中央書記伊里切夫（J. F. Tichev 黑魯曉夫垮臺後，伊轉任外交部副部長）之指導下，蒙共召開「思想理論問題」會議，打擊民族主義者。十二月蒙共五中全會通過決議，公開批判中共。並將曾德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第二書記等職務解除，稍後，大人呼拉爾（外蒙國會，其主席團主席即國家元首）也解除曾德的主席職務。另外，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根登亦被免職。翌年，曾德派的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札·賓巴道爾吉被免職。至此，外蒙親中共勢力即完全崩潰。

自一九五五年以來，中共應外蒙邀請，派遣包括工作人員及勞工數萬人，按外蒙十八省劃分為十八個代表團，援助外蒙建設。一九六三年初，澤登巴爾指名攻擊中共，在外蒙的中共勞工，也因散發反蘇傳單與蒙人衝突，彼此鬪毆中有多人負傷。中共不得不根據外蒙「提議」，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廿四日起撤退其駐蒙勞工（一九六三年九月起，中共曾自動撤退勞工，僅留半數在蒙工作），至同年七月八日，最後一批勞工乘火車離烏蘭巴托。

一九六四年黑魯曉夫倡議召開第三次世界共黨會議，其目的在：（一）公開排斥中共；（二）制定不包括中共意見在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亦即以蘇共主張為國際共黨的總路線；（三）在此前提下恢復國際共黨的團結，制止分裂。當時蘇共函邀廿四國共黨代表，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召開起草委員會，籌備於翌年舉行世界共黨會議。截至十月十四日黑魯曉夫下臺止，接受邀請而允諾出席者僅十四國共黨。在亞洲共黨中，北韓隨中共拒絕參加，北越遲不作答，僅外蒙應允出席，可見蒙共對蘇共的忠誠。

四

黑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對內掀起反史即反個人崇拜，以打破史達林的僵化體制；對外實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但因核武器出現後，戰爭將使交戰雙方同時毀滅，故而黑魯曉夫的和平共處不似列寧之單純延遲決戰時間，他直欲避免全面核戰。又因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連局部戰爭也想避免。為此，黑魯曉夫當時對越戰支持不力。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間，寮、越局勢吃緊，黑魯曉夫方在北歐旅行。八月初，北越偷襲美國軍艦的東京灣事件爆發，黑魯曉夫在伏爾加河流域視察農村，蘇聯對該事件之反應遲緩而無力。同月五日，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建議邀北越代表赴安理會作證，而遭北越拒絕。黑魯曉夫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更加忽視。一九六四年四月「世界和平理事會」代表在匈京舉行，「解放陣線」代表被限制發言。同年九月「解放陣線」常駐代表團為北平接受（蘇聯在新政權登臺後，始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允許「解放陣線」在莫斯科設常駐代表團）。

蘇聯對外蒙態度迥異乎對亞洲其他附庸。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四日以降，蘇聯即屢次提議使外蒙加入聯合國。按蘇聯在聯合國已有三票權（烏克蘭共和國、白俄羅斯共和國均為聯合國會員國，加蘇聯一票共三票），外蒙入會，則蘇聯在聯合國又多一票。一九四七年八月，安理會中澳洲代表發言，即指出：「外蒙與蘇聯以外的國家並無外交關係，它並未提出它是否能履行會員國責任的證據」。一九五五年聯合國討論外蒙入會問題時，法國代表曾稱：「蒙古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根本不是一個國家」。是以外蒙入會即遲未如願。

蘇聯在聯合國常使用整批交易方式，使其附庸加入聯合國。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七日，蘇聯又使用此種方式，將外蒙挾帶入會，成為聯合國第一〇二個會員國。當時我國因恐阻延新成立的茅利塔尼亞入會，未便使用否決權，由我代表在大會中說明外蒙確係蘇聯傀儡之事實後，聲明棄權以示我嚴正立場。而外蒙入會後在聯大第一次投票，即關於茅利塔尼亞入會問題，竟隨蘇聯代表棄權，充分自行暴露其附庸性格，引起議場的鬨笑。

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臺，外蒙內部親中共派蠢然思動。同年十二月蒙共六中全會，將洛呼效（T. Lokhuzd）、涅亞姆布（B. Nyambu）、蘇爾馬札瓦（B. Sumazhava）三名中委開除黨籍。據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三日蘇共黨的生活雜誌報導，他們的罪名是：「要求蒙古拒絕與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互相有益的合作，企圖煽動叛亂份子造成黨的分裂。誇張國內問題，脫離黨的總路線。」由此可知，蒙共內部也有人反對過分親蘇，至於人民更未必願意蘇化。

一九六五年，蘇聯已是布（里茲涅夫）柯（錫金）政權時代，其軍事、外交政策已有所改變，對亞洲附庸的爭取轉趨積極。同年一月廿七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謝列平（A. N. Sholepin）赴外蒙訪問，勾留十日之久。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布里

茲涅夫親赴外蒙訪問，十五日與外蒙簽訂「蘇蒙友好互助合作條約」。蘇聯依約在外蒙駐軍，現約有五師，七萬五千人，包括實戰部隊與支援外蒙建設工作的工兵部隊。一九六六年中共掀起文化大革命，對外實行造反外交，與大部分共黨國家關係惡化，中共與外蒙也互撤「大使」，一九七一年後始恢復互派「大使」。

一九七四年，澤登巴爾將總理一職讓予巴特蒙赫（Zhambyn Batmunkh），自兼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元首），一九七九年又兼國防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九八二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演說，呼籲同中共改善雙方關係，外蒙亦予響應。同年五月一日勞動節，紀念典禮中已不見例行的抨擊中共的標語、口號與演說，中共「大使」憤而退場的鬧劇亦未重演。然而，和趁史（達林）狄（托）反目整肅內親南份子以穩固本身權力的阿共頭子霍查（Erver Hoxha）不能再隨黑魯曉夫對南和好相同，澤登巴爾對於和中共迅速修好，本身抱有危機感。乃於一九八三年將居住在烏蘭巴托的華僑約一、八〇〇名強迫遣返中國大陸，使中共與外蒙關係驟現緊張。此舉顯然與蘇聯政策不符。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北韓、蘇聯、外蒙在烏蘭巴托舉行邊境鐵路運輸會議，為十八年來的第一次，簽訂了該年度輸出入貨物運輸計劃。同年七月，中共和外蒙在北平舉行停頓了兩年的「邊境檢查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八月廿三日蒙共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決議同意澤登巴爾以健康理由且出於「本人的申請」辭去一切職務，由巴特蒙赫繼任總書記。這是根據克里姆林宮的意向換馬，也是蘇聯同中共改善關係的步驟之一。

五

巴特蒙赫甫行登臺，即於一九八四年十月赴莫斯科訪問，與當時的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會談。巴特蒙赫的政策，是繼續與蘇聯及東歐維持緊密關係，並試探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這自然也是出自克里姆林宮的要求。

一九八五年八月，巴特蒙赫在莫斯科，與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簽訂截至公元兩千年的「蘇蒙經濟發展及科學技術合作長期綱領」，這個綱領對外蒙發展經濟是有利的。現今外蒙有很多工廠是蘇聯和東歐國家援建的。一九八四年外蒙對「經互會」中歐洲國家（即除去古巴與越南）的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九十五。在可預見的將來，外蒙是不會改變其親蘇聯與東歐政策的。蘇聯何以如此厚愛於外蒙，除了前述的種種原因外，外蒙已是蘇聯現行亞太政策的重要基地與工具。

蘇聯歐俄部分開發較早，資源接近罄盡，開發東部勢屬必然。由於歐洲均勢不易突破，蘇聯勢力逐漸東移，早在布里茲涅夫時期，即不斷加強遠東兵力，新武器同時部署於東西雙方。戈巴契夫強調太平洋時代，聲稱蘇聯領土大部在烏拉爾山區以東，並重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蘇聯外交部關於亞大部分機構已加改組，人事已有異動。一九八六年七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演說，同年十一月赴印度訪問。一九八七年三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訪問泰、澳、印尼、越、高、寮六國，……在在顯示蘇聯積極

東進，企圖在太平洋世紀成立為亞太地區的超級大國。

一九六九年布里茲涅夫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時，亞洲國家反應冷淡，外蒙則是積極的支持者。現今蘇聯的亞太政策，外蒙當然會毫不遲疑地追隨。可是，此項政策推行，如不化中共的阻力為助力，就少有進展的希望，這就是莫斯科連帶著也是烏蘭巴托對中共和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實，改善同蘇聯與外蒙的關係，也是中共的意願。一九八四年十月，胡耀邦曾率團視察內蒙邊境。他曾沿集（寧）二（連）鐵路向北方進發，到達中蒙邊境城市二連浩特，那裏雖只有七千居民，却是整個中蒙邊境的大城市之一，那裏的鐵路可經烏蘭巴托直達蘇聯。胡耀邦在該地強調「南有深圳，北有二連」，要求把二連浩特建設成爲一個對外開放的重要口岸。⑥那裏對外開放，自然意味著對蘇聯與外蒙開放，乃是近年來中共與蘇聯、外蒙增進邊界貿易與經濟合作的一環。

一九八五年十月，外蒙曾派二人參加中共的廣州交易會。⑦同年十一月，中共在北平首次舉行亞太博覽會，蘇聯、外蒙、越南均曾參展。⑧此外，同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應外蒙之請，中共「內蒙古自治區」貿易代表團前往外蒙，與外蒙物資技術供應委員會簽署了「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關於中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進行邊境貿易的議定書」、「一九八六年中蒙邊境貿易總合同」和「中國銀行和蒙古國家銀行關於辦理邊境貿易結算和財務處理手續的議定書」等三個文件。⑨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中共和外蒙簽署「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長期貿易協定」。⑩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根據上項長期貿易協定，又簽署「中蒙一九八七年相互供應貿易和付款議定書」。⑪

另據中共經濟日報透露，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中共與外蒙在內蒙首府呼和浩特簽署一項貿易協定，交易額二一三萬八千瑞士法郎（一三七萬美元），比一九八五年協定多了一倍。⑫

對於蘇聯駐軍外蒙，中共一直指爲是對它安全的威脅。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胡耀邦在報告中，指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駐軍；蘇聯武裝侵略阿富汗；蘇聯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是中共和蘇聯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一九八六年七月

註⑥ 曾建徽，「胡耀邦視察內蒙古邊境隨行散記」，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九日，第三版。

註⑦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五年十月廿五日，第六面。

註⑧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版。

註⑨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第七版。

註⑩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第二版。

註⑪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一版。

註⑫ 轉自香港時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第一版。

廿八日，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中，聲稱同年內蘇聯將分階段從阿富汗撤軍以及打算從蒙古撤回相當大一部分蘇軍。同日，巴特蒙赫赴蘇聯「休假」（越南領導人長征先於廿六日抵莫斯科「休假」），外蒙完全支持蘇聯的決定。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啓程赴外蒙訪問。他是應外蒙之邀，於三月間決定，五月間接獲外蒙正式邀請函，而且早在六月六日，中共和外蒙就恢復了從一九六七年就中斷了的北平和烏蘭巴托的民航路線。顯然地，劉述卿外蒙之行，與戈巴契夫演說，並無直接關係。不過，謝瓦納澤於同年一月訪問日本後，歸途即順道抵達烏蘭巴托，一般推測，他和外蒙當局就同中共改善關係的問題已達成了協議。¹³

劉述卿在烏蘭巴托，曾向外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雲登要求蘇軍全部撤出外蒙，雲登則表示外蒙正與蘇聯商談撤軍事宜，細節尚未確定，又外蒙以自身安全攸關，不同意劉述卿的上述要求。¹⁴劉述卿在烏蘭巴托，與外蒙簽署領事條約，使華僑問題得以解決。¹⁵又雙方將於同（一九八六）年交換留學生，那也是二十年來的首次。

領事條約上寫道：「中蒙兩國本著發展兩國間的友好合作與睦鄰關係的願望，為加強領事關係，保護兩國國家和國民的利益，決定締結本領事條約。」劉於簽約（八月九日）後，即分別拜會外蒙外長芒·杜格爾蘇倫（M. Dugersuren）及部長會議副主席（副總理）兼文化部長策伯格米德（D. Tsebegmid）¹⁶。另據日本消息，劉述卿曾正式邀請杜格爾蘇倫訪問中共，¹⁷而策伯格米德則已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五、六兩日，非正式訪問過北平，並與劉述卿會晤。¹⁸

一九八七年二月，中共和蘇聯在莫斯科舉行邊界談判，進展得相當順利。三月間，中共和外蒙也在北平舉行會談，目的在建立一項和平解決邊界糾紛的制度。據北平的東歐人士透露，四月間蘇聯將開始從蒙古撤軍，因此中共和外蒙正商談假如邊界發生糾紛，雙方應不使用軍事壓力，而建立一條對話的管道。據稱雙方已就此交換過若干草案，預料年內可達成協議，簽署文件。¹⁹而「法新社」發自北平的報導，則稱此項會談，係為今年（一九八七）下半年中共和外蒙之間的兩「國」關係「完全」正常化談

註¹³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第九面。

註¹⁴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第七面。（二）文滙報（香港），同日，第二版。

註¹⁵ 以烏蘭巴特為中心，外蒙華僑約有萬人，一九八三年六月，約一千八百人被強制送返中國大陸。見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第七面。

註¹⁶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第一版。

註¹⁷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八月廿六日，第六面。

註¹⁸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第七面。

註¹⁹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四日，第五面。

判作準備。②本來，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巴特蒙赫就在蒙共中央全會中說：「外蒙和鄰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正遂行關係正常化政策」。③那麼，「法新社」所使用的「完全」字樣，就頗值得注意。

六

說外蒙是一個獨立國家，實在是很勉強的。不過，在蘇聯的蓄意提拔下，截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外蒙已與九十三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一九八六年五月，蒙共舉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總書記巴特蒙赫在政治報告中宣稱，外蒙「黨和國家對外活動的最重要方針，是全面促進鞏固亞洲大陸的安全，發展該地區國家間的互諒和合作事業」。同時，他又說明，外蒙一貫奉行同中共實現相互關係正常化的原則方針。究實而言，這正是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正因為克里姆林宮亞太政策的執行，用得著外蒙，因此就更有意提到它的國際地位。一九八七年一月廿七日，外蒙與美國建交，前引「法新社」發自北平的報導稱，美國駐平使館發言人聲稱，一位美政府官員正在外蒙，就美國在烏蘭巴托開設外交使節團一事進行會談。與美國建交，對外蒙聲望地位有益，但若不獲蘇聯首肯，外蒙那敢如此做法？

美國擬與外蒙建交，始自甘迺廸總統時代，原意係在外蒙設立對蘇聯的監聽站，但因種種原因，當時並未認真進行。一九七三年，美國與外蒙進行過建交談判，其時尼克森總統主張駐外蒙的美國大使館，須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負責警衛，因遭外蒙拒絕，建交接觸中斷。儘管當時已進入「談判時代」，尼克森也先後訪問了中共和蘇聯，外蒙也無妨與美國接觸，可是莫斯科不點頭，烏蘭巴托就不敢自己作主。

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透露，最近的美蒙接觸，開始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地點是在紐約。時間是在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之後，而且外蒙採取主動的成分居多，它降低姿態，願意接受美國海軍陸戰隊，擔任美國駐蒙使館的警衛。因此，觀察家認為那是出自莫斯科的授意，實不無道理。以現狀言，外蒙對美全年輸出，只有三百萬美元的皮毛之類，從美國進口，也只有三十萬美元的科學儀器等等，真是微不足道。雙方建交，外蒙可提升其國際地位，美國意圖在外蒙建立一所外交監察站，以偵測中蘇共二者在外蒙的活動，並進而影響與左右中蘇共關係的發展。④但其實效如何，不能不令人懷疑。

假如蘇聯有能力召集亞洲集體安全會議，其地點極可能是烏蘭巴托。因為北平不可能，平壤時常左右搖擺，河內與中共尚在

註①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四日，第一版。

註②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第七面。

註③ 參閱聯合報（臺北），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廿八日社論：「蘇俄自外蒙撤軍與美蒙建交」。

尖銳對立，與東協國家也並不融洽。可是，這項會議的召開，目前尚少可能。蘇聯當前所努力的是亞洲共黨的重新團結。蘇聯外交部調整原有機構，成立「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較「司」為高），主管中共、北韓、外蒙、越南、高棉、寮國事務，目的旨在重謀亞洲共黨國家的團結。現今，外蒙已邀請亞太地區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於一九八七年中在烏蘭巴托「會晤」，這是促進亞太地區共黨團結的具體步驟。

「會晤」這個名詞用在如此場合，乃是共黨的發明。如前所述，一九六四年黑魯曉夫函邀廿六國共黨在莫斯科舉行預備會議，翌年召開世界共黨會議。但受邀而應允出席預備會議的共黨不及半數。黑魯曉夫垮臺，布柯政權登臺後，決定預備會議延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開，臨時又更名為「協商會晤」，以降低會議意義，便於多數共黨參加，惟結果仍僅十九國共黨參加「會晤」。

以蒙共在國際共黨或亞太地區共黨中的地位言，實無資格發起此項「會晤」，顯然是出自克里姆林宮的計劃。由蒙共出面邀請，「會晤」召開，蘇共坐享其成果；「會晤」召開不成或召開而失敗，克里姆林宮可不負責任。中共對此十分洞悉，其「外交部」發言人馬毓真，於二月十一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中國共產黨認為在當前情況下，舉行共產黨（工人黨）之間的多邊「會晤」的條件尚不成熟，當前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有關方面要拿出實際行動來解決本地區的熱點與障礙問題。^②

這項發言的前半部，表示中共不會參加「會晤」；後半部則表示中共仍將以「三大障礙」對蘇聯從事鬭爭。亞太地區共黨多邊「會晤」倘無中共參加，也就沒有太大意義了。所以此一事件如何發展，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中共、蘇聯、外蒙乃至美國，它們之間的錯綜關係，對太平洋世紀的亞太局勢影響至鉅，但本文受篇幅限制，不容再作詳盡分析。大致說來，中共、蘇聯和外蒙關係的基本走向是趨向於和解，不過和解途中仍有鬭爭。

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當時中共外長喬冠華就在聯合國大會上責問：「爲什麼不可以把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和基地撤走呢？」所謂「三大障礙」，中蘇、中蒙邊界的蘇聯駐軍出現最早。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已提出從蒙、阿分階段撤軍問題。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蘇聯宣布在同年六月底以前，將從外蒙撤退一個師的機械化部隊及若干其他軍事單位，爲數約一萬人。中共並不以此爲滿足，要求駐蒙蘇軍全部撤退。即使蘇蒙答應中共要求，還有兩大障礙特別是越南侵略柬埔寨問題存在，中共仍然有題目作文章。爲了不使對蘇關係影響到它從美、日、西歐獲取資金及技術援助，中共不會使其同蘇聯關係發展得太快。當然，中共要爭取獨立平等地位，不願在任何方面與蘇聯發生主從關係，也是事實。但無可否認，中共同蘇聯的實質關係不

註②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日，第一版。

斷在增進，中共與東歐、外蒙乃至寮國，正在改善關係，這些對於促進同蘇聯關係正常化條件的成熟是有益的。

中共雖然拒絕參加亞太地區共黨多邊「會晤」，但和一九六四、六五年的情況已有很大差異。當時中共曾嚴厲警告蘇聯，召開會議即是分裂，指斥一九六五年莫斯科三月會議（晤）是分裂會議，跟著中共就在國際共黨行列中，搞分裂運動。現今中共拒絕參加多邊「會晤」，只稱「條件尚不成熟」，它不會阻止「會晤」的舉行，也不反對雙邊「會晤」，將來「條件成熟」後，它仍然可以參加。看樣子中共目前也許不參加，但也不希望長久自外於其他共黨，以免再度陷於絕對孤立。

總之，中共和蘇聯關係的基本走向，乃至整個共產集團關係的基本走向乃是和解，北平一月政變後，這些和解當較前更為容易。而外蒙與美國建交，將使其與中蘇共之間的關係，更增添一個平衡或是干擾的因素。

（本文作者為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Issues & Studies

英文月刊

英文「問題與研究」月刊 (ISSUES & STUDIES)，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及牽涉到的世界情勢的刊物，由本中心編輯出版。（內容與中文版不同）。

為使讀者從各種角度瞭解中共，該刊每期均登載：當前局勢評論、論文、原始文件、人物介紹及中國大陸大事記等。二十開本，每月下旬出版，歡迎訂閱。

國內售價（新臺幣）	每冊	個人	七〇	團體	一〇〇	元	訂閱全年	個人	八〇〇	團體	一、〇〇〇	元
國外售價（美元）	每冊平郵	個人	四	團體	五	元	訂閱全年	個人	三三·五	團體	四五·〇	元
	每冊航空	個人	六	團體	七	元	訂閱全年	個人	五八·五	團體	七一·〇	元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郵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